

# 艾芜

艾芜全集 第08卷  
短篇小说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艾芜全集

第八卷

· 短篇小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  
成都时代出版社

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  
艾芜全集. 第8卷 / 艾芜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411-3860-7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128号

---

艾芜


AIWUQUANJI

## 全集 08 短篇小说

DUANPIANXIAOSHUO

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  
编辑统筹 郭 健  
责任编辑 王 冉 舒晓利  
责任校对 舒晓利 韩 华 刘姝娇  
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  
封面设计 任 熙  
责任印制 唐 茵 等

---

出版发行  成都时代出版社  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---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  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---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65mm × 230mm 1/16  
印 张 29  
字 数 430千  
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  
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860-7  
定 价 105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 目录

A I W U Q U A N J I

## 秋 收

回家后……003

两个逃兵……014

春天的原野……027

受难者……040

秋 收……055

纺车复活的时候……081

尚德忠……095

苦 闷……112

## 荒 地

梦……123

信……134

某城纪事……149

意 外……154

山 村……164

- 荒地……171  
外套……177  
乡下的宴会……188  
友谊……199  
父亲……206  
母亲……213  
锄头……232

## 冬 夜

- 穿破衣服的人……247  
穿破衣的人和他的亲戚……262  
阿 黄……274  
老好人……277  
逃难中……286  
蝎子寨山道中……304  
冬 夜……309  
游荡汉……311

## 烟 雾

- 都市的忧郁……317  
田野的忧郁……335  
重 逢……350  
小家庭的风波……360  
胆小的汉子……372  
石青嫂子……387  
乡镇小景……404  
猪……407



流 离……427

暮夜行……438

雨天的来客……454



秋  
收





## 回家后

回到家里，恰如自己一路所想象的，大家接着，都很欢喜。挨边六十岁的老母亲，虽然还在抱怨，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呢，但一面却还是高兴得流出眼泪。父亲早就不做什么事了，可是还去帮着提小提箱进来。茶不晓得哪个端上手的，脚边滚热，么时已放上火笼了。

半年来警报惊慌的城市生活，七八天等车候船坐轿的讨厌日子，都从此完结了，以后将是愉快的幸福的了。看今天光景吧，一点也没猜错。

前几天，坐在轿子里，通过一望篁竹杉树的瑶山地带，曾想着家中的一间小房间，石灰应该粉得非常洁白，挂着箱里这次带回去的名人字画，当窗安置一张枣红色的书桌，黑色的可不喜欢。精致的朱色笔洗，和一个挺着大佛肚子的水壶，都放上去，房间门得常常关着，不准兄弟嫂那些孩子进来，自己便能称心如意地看看书。倦了的时候，可以推开窗子，看看那些峻秀的石砬。空气不消说，新鲜得很。

轿子经过故乡县城的时候，顺便就买好了书桌，同时又买了一张漂亮的红漆木床。这为什么不该早预备呢？离开家已经十年，其中回来住的时间，强半因为父亲母亲的大生日，马马虎虎同母亲挤个半月光景，便匆匆地走了。如今辞去科员职务回来长住了，哪还能去挤母亲老人家呢？何况她老人家早晚是有个把孙儿孙女同睡的呢。床买好之后，看看太好了，想起母亲老人家那张老床，漆已脱落，又起着虫蛀，实在寒酸得很，自己睡好的，未免有些不过意。索性再买一张吧，可是不行，父亲老人家一定要说闲话的，他自与母亲吵架分床各睡以来，就对儿女怀着轻微的敌意，哪可对母亲偏厚一点呢？算了吧！有的是钱，多买一张又有什么关系？

一切想周到了，回到家里来，受到这一份热情的接待，正是十分应当的事情。饭后走到自己的小房间去，第三个弟弟，正忙着把里面的农具搬出来，扬起的尘灰正钻人的鼻子，先前对山峰的窗，记得是安有玻璃的，如今却蒙着发黄的报纸，因此一来，屋里便显得很是乌黑。她拿手巾蒙着鼻孔，进去把报纸撕掉，屋里立即明亮了，但墙壁的丑陋的地方，却充分显露出来。屋角上的蜘蛛，刚才还是吃惊着人的脚声的，现在便简直弃网而逃了。她气促得很，吩咐弟弟一些该做的事情，便赶忙出去。

第一夜仍旧同母亲老人家挤在一块，但半夜后就为侄儿漏在床上的尿，臭醒了。幸好母亲也是兴奋来睡不着的，便趁此两母女亲亲热热地谈着家常，直到天亮。其中最不愉快的话，是父亲脾气一年比一年坏了，动不动就骂人，有时还把“讨小”的意思生气地暗示出来。例如说：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东西，这得另养几个才好。而且更可怕的，一个年轻寡妇的地方，竟有他暗去闲谈的谣言发生。

“老不要脸的。”她在被窝里面，红着脸这么骂了一句，便把打算留给他老人家的钱，决定不给了，让自己保留在身上。

第二天因为人手不够，单抬回来了三张床。父亲很不高兴，咕噜着，说这年成兵荒马乱的，置这些做什么，真是钱没地方放了。显然他老人家需要的是钱，不过不愿意讲了出来。

她很难受。至于屋子，虽然弟弟已照她的吩咐，打扫干净了，但石灰还要等几天村子上才有人烧出。床安进去，一切都不配合，而且占的地方太多，假使再把书桌搬回来，便再也放不下别的了。实在讨厌！这些人为什么不一齐抬回来，添张书桌，就抬不动？你看么，今夜连放桐油灯盏的地方也没有，真是要命！

可是，谢谢天，总算自己可以关在一片天地内了。父亲老人家，也许在气头上，做儿女的，让他骂几句，有什么要紧，隔不几天，就会自自然然好起来的。到那时候，还可以向他讲个明白：爸，这份钱，女儿是留来做零用和出去的路费的。我断不能丢掉我的职务，战争一平息，我就马上要到省里去。他老人家就再糊涂，断不会连这样的好意，都不容许。

门的下半部有小手在抓，并且喧嚷着，像要争先站在前头。她紧紧皱一下眉毛，晓得那些侄儿侄女，又来向姑姑要糖果了。不爱理睬得，索性倒在刚铺好的床上。第二的兄弟嫂，太不成了，只会屙那么多，衣服不替他们换勤点，个个鼻涕那么长，脸都像是滚屎鸭蛋。这还要磨折母亲老人家！挨边六十岁的人了，夜夜还要闻尿臭！不知哪一个小孩，突然大哭起来。只好站起来，马上开门去领着。“不哭！不哭！……瑞生挤倒的？……你才不好喃。”一面说着一面把那个哭的小孩，抱了起来。咦，怎么裤子都是湿的！啊呀，尿哩！摸了一手，只好放下地去，牵起走。一路地上有着糖鸡屎的点子。哼！你们这些人，怎么不扫扫地哪！

“不要抬进来！我要它做什么？……我又不讨亲！”这是父亲老人家骂的声音，显然连她买给他的床，也真个拒绝了。于是把孩子交给走来的兄弟嫂，便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内，偷偷流起眼泪来。等会儿摸洗脸帕来揩眼睛时，才觉出手上沾过尿，就生气地连洗脸帕也丢在地上。

“为好不好，反而烦恼！……我为什么不同政府机关迁到沅陵去呢？”她很失悔，不该辞职，回到家里来受气。

母亲老人家在房门过道那边，不晓得同什么人在抱抱怨怨地说：

“这真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哪！……要是说过姑丈的话，有你的！”

她以为母亲老人家要进来安慰她了，赶忙拿手背擦一擦眼泪，但一直没有脚步走来的声音，反而暂时很静寂。窗外的山峰，转成了忧郁的深蓝，落日的余光，也快要收尽了。夜寒在侵袭人的肌肤，使人禁不住瑟瑟缩缩的。

一个温暖的小家庭，便在孤寂的心境上出现了。这是此次归家的途中，在本县城里面看见的。女主人是先前的女子师范的同学，已做着两个孩子的妈妈，整天不是坐在炉边愉快地打着绒绳衣裳，便是和许多客人一块嘻嘻哈哈地搓麻将，男主人是个温顺的男子，对他妻子很有礼貌，即使说笑话的时候，也不伤对方的感情。

从前她对女主人的结婚，曾经加以十二分蔑视，认为第一是违背学生时代大家不结婚的誓言。第二是终于向男子伸出了投降的手，未免有些丢脸。然而现在才觉得自己一个人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

母亲老人家又在过道那边讲着话了。

“听奶奶的话哪！……天一黑，巷子里去不得人的！人家牵起牛走过，会踏死你哩！”

接着声音又变成恼怒的了。

“你们简直不管一管他！……这样晚，还让他走出去！……叫我着急了好半天！”

她想着：母亲老人家简直管不到我们这一代了。她老人家的爱，已经给许多人分去了。心里不禁引起了难以名言的怅惘。

山那边邻近的一个村落，住有旧日的一位好同学。听见她已从省城回来，便派人提起马灯来接她，务必今晚就去，还说那边还有两个客人想见她，也是她学校时代的好朋友。母亲老人家起初还替她推辞，后来见她执意要去，便也不加阻止了。她此刻是渴想看看那些亲爱的友人的！

这条越过邻村的山路，儿童时代是走得最熟识的，于今也没多大变动，只是两旁的枞树，砍得越发少了，茅草在冷风中飕飕响着，使人不免感到有些荒凉。

三位朋友，都是昔日不嫁的同志，尤其是内中两位客人，毕业后只见过几次，都是有说有笑，和学校时代的天真可爱，全没两样。如今这一回的会见，差不多一下子认不出来了。才六七年没见面哪，为什么就变得这么瘦！这么不年轻！脸黄白，缺少红润，手指争一点便和鸡爪一般。

彼此年轻时代的热情完全消失了，谈话拘谨，笑也十分勉强。尤其是笑的时候，对方眼角边上微微聚起的皱纹，竟现在一般脸上，使她可怖地感到，老已经在追赶她们这一代人了。

幸好做主人的同学，收去茶点碟子之后，便把麻将牌摆了出来，于是一切的回忆，惋惜、感慨，都一下消失了，整个的心便全忙着，对付那些牙骨上雕刻的花纹和数目。

这样一连玩了三天，回家去的时候，看见母亲老人的脸上，现得有些阴暗，便问道：

“妈，你老人家有些不好过吧！”

“我吗？我总是这样的……哪有好过的日子呢？”

母亲老人家说得悲悲切切的。

女儿便略带一些撒娇的样子，想逗老人家欢喜那样似的笑着说：

“你天天担心着我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老人家应该快乐一点子哪！”

“回不回来还不是一样？……说是舂一点粑粑给你吃，你才是一连三天都不回来。”

女儿不待她说完，赶紧抢着说：

“啊呀！妈妈，她们拼死拼命地留呀！……真留得我发急，啊，今天还不放我走哩！”

其实留她的倒不全是她的朋友们，反而是那些使她忘记一切的花纹和数目。但为了解除老人家的不快，便把过错全推在朋友们身上。

老人家这才欢喜起来，拿手摸一摸女儿的衣裳，柔和地说：

“冷不冷？才穿这一点点！……啊，我还给你留一点粑粑。”

说着就一面站起身来。

“妈，我不吃，我还一点都不饿。……你老人家还是息一息好，整天老是儿呀女的累着。”

“只要儿女肯在我面前，我倒是欢喜动手动脚的。”

女儿听见老人家这么说，便不言语了，只好随着她走进火落里去。母亲在碗柜里摸了好一阵，女儿也从旁帮着寻，但总找不出粑粑来。这时媳妇抱着一些脏衣服进来，问清她们在找什么，便笑着说：

“哪还有什么呀，今早上招福哭，你老人家不是全给他了吗？”

“啊呀，这样的么？……我真是老颠东了。”

母亲向着女儿忸怩地说。

“我反正吃得很饱的！就有，这阵也吃不下！……招福有疝疾，让他多吃点好！”

女儿不以为意地笑了。但想到童年时候自己几姊弟专有的母爱，已经再不能恢复了，便暗自有些黯然起来。

二媳妇抱着脏衣不动，向母亲老人望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

“妈，你老人家向姐姐提过没有？招福他爸爸那件事情。”

“啊，二兄弟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姐姐，就是挟着了，要他去当兵！”（此地征兵，及龄壮丁都须挟纸团。）

“我真老糊涂了！想起来又把它忘记。你不晓得，这三天内我天天望你回来，替幸元想个办法，不管别的，只要留在县里，不开起走就好！”

“哦！”

女儿这么一声之后，息了一会儿，才决定到县里去，找个求情的路子。把这意思向母亲和二弟妇说了。又和父亲商量一下，便要动身到县里去，即使找不着轿夫，可以请个嫂子作伴，用脚步行。自从到省里的政府机关做科员以来，差不多七八年没有走这么远的长路了。但如今不知怎的，却觉得能够立刻动身，倒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。

嫂子没请着，恰好有个堂兄弟要进城里去，便同他一路起身。他是省城一个机关上做书记的，飞机第一次轰炸的时候便辞职回来，现在想到县城里面找点事做。他一路走，一路问她堂兄弟道：

“你家里又不缺少饭吃，何必又到县里去争个小位置呢？”

“家里久住下去就太闷人了，……你是才回来，当然还感觉不到这一点！”

堂兄弟神情颓唐，头发留得很深。乡镇上没有会剪西式头的，这次进城还顺便去理一理发。

“唔。”

她不置可否。走了好一会儿，才劝他堂兄弟道：

“耐着性子住住好了。谁又不是仗火一平，就出去的呢？”

“出去自然要出去，就是不晓得要打多少年，……就是打平息了，我怕也不容易复职。”

“说哪里话？……我想只要一连做个五六年的老职员，总不会不要的。”

“怕很难了！……最近接到朋友的信，说是政府对这批战时辞去职务的，很不满意哩！”

“哦，……不过有些人是因事请长假的……譬如说家里母亲病重……难



道也一样认为怕轰炸吗？”

“这一点他们断不会相信的！其实你不知道，你去查一查看，没有一个请长假的，辞职的，不是有家里打来的几封急电报，……不然的话，上司便不准呀！”

她觉得走着走着，有些腿软无力了，便一路走一路休息。平常别人，只消小半天就能走了的，她和她的堂兄弟却走到了天黑。

堂兄弟到一个熟人的铺子里去歇息，她便把自己暂时安顿在一个女朋友家里。这次从省里回来的时候，她就在这朋友处住过一夜的。这位朋友，是一位交际最广，顶爱管闲事的太太，而且打起麻将来，真可说所向无敌。首先便把客人来拜托的事情，即是兄弟暂缓兵役，交给正做县政府科员的丈夫去办，其次便把县立女校的内部纷争，在吃晚饭的桌上讲了一大阵，并低声嘱咐道：

“听说那位饭桶校长，还想请你帮忙哩，下个学期去撑她的腰。……我告诉你，你在省里办过多少年的事，除了校长，是不能做别的。……要是我有你那资格，我就一点不客气……好的，我来帮你的忙……哼，照照镜子看，到底你的面子有多大呀！”

她觉得女主人说的话很合意，禁不住多喝几口酒，而且十分开心地笑着说道：

“你为什么同她搞得这么不好哪！”

女主人瘪下嘴，鄙夷地说：

“我不喜欢她！”

一面跟她的小孩子挟一点肉在饭上，然后才回头来补充道：

“你不晓得她做人太阴险了！人家要来我这里打牌，她却邀约到别处去，背后还说我打牌厉害哪！又这样那样哪！”

随即拿筷子指一下自己的丈夫。

“你问他，我打麻将是不是最不行的！”

丈夫没有说话，只是笑着端起酒杯来喝酒。

晚饭后，女主人像要急于在朋友面前证实她的麻将是最不行的，便立即

把邻居叫来，凑了一局。而这走了一天长路的客人，因为太高兴的缘故，便也欣然就坐。

第二天下午，女校长来了，女主人却招待得极其殷勤，连麻将也暂时休止，真看不出她们两人之间，会有什么大不了的隔阂。但慢慢谈到请下期帮忙教书的时候，女主人便频频示着眼色，使曾经在省城教育机关上做过科员的她，不得不委婉地表示了谢绝。且申明她这次回家，一则想长期养息一下身体，二则想朝夕伴住太老了的母亲。

一般学校恰在这时放了寒假，女校长便趁闲空也常来走动，并且不待人家的敦劝，就高高兴兴的坐在桌边，摸起牌来，女主人起初还对她的朋友暗里说笑。

“你看她多厉害哪，要拉你这位大人物撑腰，连我这里也肯光顾了！……可是我要收拾她的。”

但打到三五天以后，女校长输的钱，相当可观了，女主人便再不提起先前不满的话来；随后女校长又带一位年轻的阔太太来凑角，介绍说是才从省里回来的，就越发使女主人眯着眼睛笑了。

来城的第六天下午，堂兄弟叩门进来了。她便一面打麻将，一面把他介绍给女主人，然后问他找到事情没有。他立刻红起脸来，样子很是狼狈，只说他打算再到长沙去，于是她知趣地不问了，接着谈一下家里的事情。便约定明天一早回去，堂兄弟走了的时候，女主人便说：

“你们伯爷不是还过得去吗？一定要儿子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又注意她刚刚翻出的牌。

“过是过得去……你晓得我那堂兄弟，一向省里做事的，回到家里简直住不惯！”

年轻的阔太太，满意地看一下她面前列着的牌，接着说道：

“真是啰！我还是住县城里，第一天就讨厌起来！不说你们住在乡下的。”

女主人便笑着向她的朋友说：

“我劝你明天还是不要走吧！……你回去，我敢说不到十天就会讨

厌的。”

她没有回答了，只低下头去，装作在看牌。

夜深牌散人去了，女主人又对她说：

“没有好好的耍一天，你又要走了，我真难过！”

她勉强笑着回答：

“这不比从前在省里做事情，以后可以常常来县里了。”

“那不是一句话，这么远的路，你没事，你会辛辛苦苦来耍么？最好还是在县里做点事……别的不说，你在家一年半载，住得安么？”

“是倒是啰！真是想都怕想的。”

“那好了！她现在又是这样巴结你！……老实说做校长苦得很，各方面都要去讨好，一个不小心，到处有人说闲话！……还是做教员的，自由自在的，你要打麻将就打麻将！……听我劝吧，这事由我一手来办。明早上就回你话。……你快快乐乐地回去过个年再来县里，这好不好？”

她想一想堂兄弟找事不着的苦恼，便只好默默地点一点头。

于是女主人，欢喜得什么似的，还拿手拍一拍她的肩膀，再三叮咛地说：

“莫要反悔哪！不要明天早上起来，又说不干了！……这回的事，算是我领你的情！”

她也为对方的快乐所传染了，想起头天那番叫她不要帮忙的话，禁不住笑了起来，打趣女主人说：

“你真算得个萧何！成也由你，败也由你！”

女主人很是得意，并朝门外努一努嘴，小心地笑着说：

“你不要看错我哩！就是他外面有些事情，还要向我领教哪！”

第二天，早饭后，女主人接到了女校长的回条，刚一过目，便撕成两半截，生气地骂道：

“混蛋，混蛋，这明明是欺负人！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。”

男主人刚好接燃烟，准备出去办公，便诧异起来，问是什么事情。女主人愤怒地回答：

“真气死人，她说她请了人了！好家伙，开我的玩笑不要紧！连她也扯